

第八辑

世界名记者

罗怡 编著
黄朱 王 伟

编著

WUJIAO



五角丛书

· 文学 · 艺术 · 生活 · 体育 · 娱乐 ·

本书介绍一批曾活跃在《华盛顿邮报》、《伦敦纪事报》、《泰晤士报》等新闻媒介中的著名记者。他们在全球范围内追踪报道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以超人的智慧和顽强的意志名扬四海，既叙述他们艰苦曲折、深入危险腹地的采访故事；亦介绍他们不惧强暴、大胆披露事实真相的可贵精神；当然，他们中也有以捏造爆炸性新闻而跻身于新闻史大丑闻中的；它不仅是趣味盎然的史示录，也是人生奋斗的多角度示录。



海文化出版社



五角丛书

五角丛书主编：何承伟

执行编辑：戴俊

世界名记者

黄罗怡 朱伟 王伟编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责任编辑：丁元昌

封面设计：陆震伟

世界名记者

黄罗怡 朱伟 王伟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3.875 字数95,000

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32,000册

ISBN 7-80511-234-7/G·65 定价:0.85元

目 录

挽救英国军队的真实新闻	(1)
丛林历险记	(7)
他记下了巴黎公社的盛衰	(13)
获取机密新闻的高手	(18)
因祸得福的丘吉尔	(24)
不畏艰难的杰克·伦敦	(31)
粉碎“北极探险”骗局的强手	(38)
十月革命的见证人	(44)
重返西班牙的海明威	(52)
令人深深缅怀的“大兵记者”	(60)
死里逃生写就的通讯名篇	(66)
目睹原子弹爆炸的唯一记者	(72)
他使世界认识了卡斯特罗	(79)
肯尼迪总统遇刺的最精采报道	(84)
识破水门事件真相的慧眼	(91)
穷追水门事件祸主的强人	(99)
“虚荣心使我干了蠢事”	(106)
黯然失色的“明星”	(112)

挽救英国军队的真实新闻

1854年，英国在克里米亚同俄国进行了一场战争。这场战争的目的是挫败俄国，挽救摇摇欲坠的土耳其帝国。当时，英国军队的进攻并不顺利，而且越来越糟。正当英军处境艰难的时候，一位面如满月、满头乌发的《泰晤士报》记者出现了。他是爱尔兰人威廉·霍华德·拉塞尔。他写了一系列客观反映情况，严厉批评部队阴暗面的报道。这些报道得罪了英国军队的指挥者拉格伦勋爵，但最终却拯救了这些军队。这使拉塞尔成为那时最主要的驻外记者，并在新闻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中期，《泰晤士报》在英国，甚至在世界上，已是势力最大的报纸之一。其影响力在新闻史上是罕见的。《泰晤士报》之所以会享誉世界，是同它当时的主编约翰·德莱恩以及一大批称职的记者分不开的。在德莱恩决定重用拉塞尔之前，拉塞尔只是一个学法律的年轻学生。拉塞尔进入报社以后，便一头扎进了新闻采访工作，进行了一系列重要而成功的采访活动。1850年，他被派去采访丹麦进行的一场战争，并在采访中负了轻伤，这是他第一次成为军事记者。经过十多年的锻炼，拉塞尔愈来愈成熟了。

1854年2月的一个晚上，天寒地冻，拉塞尔收到了德莱恩的指示。德莱恩要求他随英国的一支远征军去马耳他，对采访活动只下了十分简短的指示：“一切事情的真相。”

拉塞尔立即设法同总司令哈丁勋爵取得了联系，并得到了哈丁勋爵的支持。哈丁勋爵给皇家禁卫军下达了命令，让拉塞尔同他们一起行动，并命令采取一切措施来保证拉

塞尔愉快地完成任务。于是，拉塞尔率领《泰晤士报》的一个庞大、能干的记者团出发了。

拉塞尔到了马耳他，立即发现困难不少，人们对军事记者的采访活动并没有提供很多方便，不少人对拉塞尔抱着怀疑的态度。但他并不计较这些。拉塞尔只身一人登上了一艘运输船，从马耳他前往加利波利。到了那里，拉塞尔觉得自己象一个孤儿。他没有宿营地，没有给养。当步枪队向布莱尔出发时，他被迫呆在后面。

后来，部队向斯库台进军，拉塞尔随军前进。这时，拉塞尔不知从哪里弄到一顶帐篷，并让人把它架在正规军的营地里。但是，当这个部队的旅长在巡视时，发现这顶帐篷竟由一个《泰晤士报》的记者住着，立刻勃然大怒，命令士兵把帐篷拉倒，并扔出营地。拉塞尔便开始流浪。尽管如此，拉塞尔仍想方设法进行着采访活动，并向《泰晤士报》发回一篇篇客观而毫不留情的报道。4月13日，拉塞尔在加利波利写的一篇报道说：“我不得不报道的最糟糕的事，是病人一直得不到照顾。由于战地医院得不到给养，许多人正经受着在马耳他染上的疾病的折磨。他们被迫呆在寒冷的营地，身下只垫着一条毯子。”

英国的拉格伦勋爵是盟军的两名指挥者之一。拉塞尔的报道使拉格伦勋爵感到不悦，因此，当他向拉格伦勋爵的助手申请运输船和给养时遭到了嘲笑。拉塞尔把自己所处的困难境地写信告诉了德莱恩，同时又详细地叙述了部队的悲惨境况。拉塞尔从德莱恩的回信中满意地了解到，内阁传阅了他的私人信件。

拉塞尔跟随部队前往保加利亚的瓦尔纳，然后从那里乘运输船前往克里米亚。在那里，他没有行李，没有住处，也没有口粮保证。虽然如此，他还是立刻投入了采访，并发回了有关部队登陆未遇反抗的报道。那时，拉塞尔的稿件经过“部队邮局”，往往要在路上走上3个星期才能发表。因此，他常常把一些短稿，用船送给《泰晤士报》驻君士坦丁堡的记者，然后请他们用电报发回国内。

拉塞尔设法同拉格伦勋爵的部队一起前进，但并不受欢迎。一次，一位军官骑马来到他的面前说：“先生，将军想知道你是什么人，在这里干什么？”拉塞尔于是不得不向将军解释。将军厉声问：“你对战争了解多少？我们作战时你干什么呢？”拉塞尔则反唇相讥：“我对战争确实几乎一无所知。但是，我敢肯定这里有许多人并不比我懂得更多。”听了拉塞尔的一番话，将军笑了：“我也敢肯定，你是个爱尔兰人。”他开始喜欢拉塞尔了。

就这样，拉塞尔给自己弄到了一张通行证，他便能亲眼目睹发生在阿尔马河边的战斗。战斗是在9月20日打响的，盟军最终打败了俄国军队。晚上，当战斗结束时，拉塞尔已经在马背上度过了十几个小时，再加上激动、疲劳和饥饿，人已变得精疲力竭。但他明白此刻是采访的最好时机，就把个人的一切置之度外了。可当他采访时，部队拒绝向他提供伤亡情况，也没有人帮他回忆战斗进程，他只能完全依靠自己的观察，写出了报道，并赶上了第二天早晨的邮班，把报道发回伦敦。

拉塞尔没有用生动的笔调来描述盟军的胜利，而是经常客观地报道部队的阴暗面。他到巴拉克拉盟军驻地进行采访后，写出了一篇十分生动的报道：“就这个城镇本身而言，那里的污秽、恐怖行动、医疗状况、埋葬情况、死去的及生命垂危的土耳其人、拥挤不堪的小巷、散发着恶臭的棚屋、令人厌恶的贫民区、衰微破败的情景……这一切都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死者毫无遮掩地被扔在那里，紧挨着活人躺着，而活人则呈现一种无法想象的景象……我所看到的一切是这些人没有得到丝毫的抢救就死去了……似乎是病人在照料病人，生命垂危的人在照料生命垂危的人。”

拉塞尔的报道引起了伦敦官方对《泰晤士报》和拉塞尔本人的不满。为此，德莱恩不得不亲自出面了解事实的真相，最终他相信拉塞尔说的完全是真实的。于是，他对拉塞尔下达了一个简短而有魄力的指示：“继续这样干。”拉塞尔接着在10月中旬的一篇报道中说，军官们咒骂医疗设备

的缺乏，生命垂危的士兵得不到救护。他恳求派更多的医生来，并发问：“在我们中间难道就没有肯献身的妇女能够并且乐意站出来帮助那些有病痛的士兵吗？”英国妇女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在伦敦读了拉塞尔的报道后，在没有得到官方鼓励的情况下组织了一支由38名护士组成的队伍，加入了英国军队。南丁格尔的行动，使她成为现代护理界的一位先驱。

在巴拉克拉瓦战役前夕，拉塞尔又一次报道了部队的糟糕状况：“我们的兵员每天减少，情况严重，令人极为忧虑。在部队的3.5万名基干人员中，现在适应战斗的不超过16500名。自本月10日以来，已有700多名伤病员被送往巴拉克拉瓦。”

尽管这样，这支军队还是勇敢地抵御了俄国军队的冲锋。接着，重装备旅向俄国人发起冲锋，并取得了胜利。但后来轻装备旅的冲锋则是一个错误。以下是拉塞尔这篇极为生动的报道的一部分：

“现在发生了使我们极为忧伤和悲痛的灾难……卢肯勋爵命令卡迪根勋爵在敌人的枪口下前进……虽然这位高贵的伯爵没有畏缩不前，但是他也看到了对他不利的可怕形势。唐·吉珂德袭击过风车，但也远远没有象这些英勇的士兵那样鲁莽和轻率，他们连想都不想就向前猛冲，几乎肯定是白白送死。

“他们披着朝阳，在壮烈的战斗气氛中豪迈地向前冲锋。我们几乎不能相信我们的感官了！这寥寥无几的人决不会是在向守在阵地里的敌人冲锋吧？啊！千真万确是在冲锋——他们的勇敢精神是无限的，然而这却距离所谓‘小心即大勇’的做法十万八千里了……人们无力援助，亲眼看着英勇的同胞投向死亡的怀抱，再也没有比这幅情景更可怖的了……他们一刻不停，也一刻不放慢速度；在俄国人设置的精度极高的30门大炮的轰击下，这支队伍人数逐渐减少，钢铁的闪光在他们头顶上形成了晕雾，他们的许多杰出的同伴临死时的叫喊声象是在喝彩，于是他们飞快地

冲进了群枪发出的硝烟中。但是，在他们还没有越出人们的视野以前，平原上已布满人和马的尸体。

“第八轻骑旅的舍韦尔上校看到危险后，带着手下的人策马上去救援……正当他们以难以置信的巨大勇气突破包抄他们的那些队伍时，发生了一件在现代文明国家间的战争史上前所未闻的暴行。在犹如风暴般的骑兵经过后，俄国枪手们回到了自己的阵地上。他们看到自己的骑兵和刚刚骑马冲向他们的部队混杂在一起，于是这些恶棍干出使俄国的名字遗臭万年的事——向一堆搏斗着的人马倾泻葡萄弹和散弹，使朋友和仇敌一齐毁灭。当那些英雄中可怜的残存者壮烈返回时，我们的部队尽可能掩护他们撤退。

“11：35，在布满血污的莫斯科人的阵地前面留下的只有死者和垂死者，除此以外再没有一个英国士兵了……我们的损失，即在今天两点钟时所能查清的伤亡者和失踪者的情况是这样的：607人参战，198人撤回，损失409人。”

拉塞尔发表在《泰晤士报》上的这些报道，使英国全国沉浸在悲痛之中。俄国人的进攻虽然被打退了，但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这些衣衫褴褛、饥肠辘辘的英国军队面临的更危险的敌人是冬天的严寒。11月25日，拉塞尔写的一篇报道说：“现在大雨瓢泼——天色象墨水般黑——大风在摇摇欲倒的帐篷上呼啸——战壕变成了排水沟——帐篷里的水时而达一英尺深——我们的士兵既没有保暖的服装，也没有防水的衣服——他们陷入冬季战役的不可避免的苦难之中——然而似乎没有一个人去关心他们的冷暖，甚至他们的生命。虽然这些都是冷酷无情的事实真相，但是英国人民应当听到这些情况。他们应当知道，据国内当局向我们做的保证，在这里为祖国作战的英国士兵是欧洲最优秀的部队；但是与他们相比，成天在风雨中流浪于伦敦街头的可怜的乞丐过的却是王子的生活。”

随着拉塞尔的报道不断发表，德莱恩又在社论中猛烈抨击政府。权威的《泰晤士报》一再向英国发出警告：英国的军队在几乎一枪未发的外国战场上正濒临死亡。《泰晤士

报》开展了一场拯救英国军队的运动。第二年1月，英国下院通过了一项议案，决定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来调查远征军的状况。

在《泰晤士报》的一再抨击和鼓动下，英国阿伯丁勋爵的政府辞职了，陆军大臣也被撤换。盟军指挥拉格伦勋爵对此却毫不在意，依然我行我素。拉塞尔于是又写报道尖锐地抨击他：“部队的情况确实悲惨，令人怜悯和伤心；他们没有靴子，没有厚大衣，没有药品，没有掩蔽物；在烂泥和白雪中一周又一周地受着煎熬，在露天战壕和破烂不堪的帐篷里任凭克里米亚冬季风暴的无情吹打。”对此，拉格伦勋爵却指责说，拉塞尔及其《泰晤士报》帮助和安慰了敌人，这种伎俩并不高明。6月，特别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基本上肯定了《泰晤士报》对这次战争指挥方式所作的批评”。不久，拉格伦勋爵被撤换。

在《泰晤士报》的推动下，新政府采取了最有力的措施，使大量救济物资送到了英国军队的手里，增援部队的加入使这支队伍又充实起来。英国军队又重新振作起来，投入了新的战斗，终于在9月14日直捣俄国堡垒。

拉塞尔回国后，受到了以前任何一个新闻记者从未得到过的荣誉。他和首相共进早餐，在家乡都柏林获得了母校特里尼蒂大学授予的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并奠定了他作为那个时代最主要的驻外记者的地位。人们在高度赞扬拉塞尔时说：“他虽然招来不少敌意，但是凡是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的公正之士，几乎没有人怀疑这样的事实：他唤醒了英国人的良心，使他们同情英国部队所受的苦难，从而拯救了我们在9月间送去的那些部队的命运。”

拉塞尔的采访活动使他获得了很高的声誉，影响甚至波及美国。1861年，拉塞尔被派往美国任“特派记者”，以报道美国的南北战争。林肯总统接见了。他。“拉塞尔先生，我十分高兴地认识你，并且在这个国家里见到了你。”林肯总统还对拉塞尔进行了赞扬，这种待遇在新闻记者中是不多见的。

丛林历险记

“我来告诉你应该做些什么。现在你去出纳那里取出1000英镑。花光这些钱后，再去取1000英镑；这笔钱花完后，再取出1000英镑；再花完就再取1000英镑，以后花完再来取。但记住，你必须找到利文斯通！”

这是1869年10月17日夜，间，《纽约先驱报》老板贝内特向他手下富于冒险精神的年轻记者亨利·莫顿·斯坦利下达的不惜代价的命令。

斯坦利是《纽约先驱报》的一个得力记者。这位年轻勇敢的威尔士人，才28岁。他目光锐利、体格健壮、办事果断，是一个集钢铁般力量和粗犷勇敢于一身的男子汉，虽然他身高仅1.65米。

从小生活在威尔士一家孤儿园里的斯坦利，曾走过一条颇为曲折的道路。他曾做过船舱服务员，在南北战争时参加了南部联邦军队，成为战俘后又参加了北部联邦军队，接着又当了海军。

从这时起，斯坦利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他成为“舰上撰稿者”，为自己的军队鼓吹宣传。在此期间，他撰写了许多说服力极强，吸引力极大的报道，为不少报纸所欢迎。内战结束后，他又成为自由撰稿人，作品很畅销。

这时，《纽约先驱报》老板贝内特对斯坦利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不久，斯坦利就成为《纽约先驱报》的记者。斯坦利到任后，即成功地报道了英国和埃塞俄比亚的战争，并确立了自己在报社的地位。因此，当贝内特想到要进行艰巨的寻找利文斯通的采访时，立即召来了斯坦利。

利文斯通是一位苏格兰的牧师。1866年开始，他为皇

家地理学会工作，远征非洲从事前无古人的探险。他的壮举为全世界所瞩目。可是不久，利文斯通就失踪了，他的命运便成为公众关心的热点。谁能找到他，报纸便能赢得读者，赢得声誉。因此使贝内特不惜代价派得力记者斯坦利前去寻找利文斯通。贝内特坚持认为利文斯通还活着，尽管有传说讲他已不在人世。

贝内特为斯坦利拟定了一份远征路线图。从巴黎出发，途经埃及南部、耶路撒冷、君士坦丁堡、克里米亚，到达遥远的乌兹别克共和国的希瓦、波斯和印度。他对斯坦利说：“当你到达印度时，你就可以追踪利文斯通了。那时你也许会听说利文斯通正前往桑给巴尔，你就跟随而去。否则，你就去内陆地区找他。倘若他还活着的话，你要尽可能搞到有关他所发现的一切。如果你发现他死了，也要带回一切可能说明他已经死了的证据。”

于是，斯坦利便开始了他的寻找利文斯通的非洲之行。在开始的15个月中，他循着贝内特定下的路线，耐心寻访着利文斯通的踪迹，并尽职地从他所到过的地方向报社发回一条又一条的消息，但始终没有利文斯通的确切消息。在此期间，贝内特始终未发出新的指示，也就是说，让斯坦利继续寻找利文斯通。

1870年12月31日，斯坦利从孟买经过长途航行，终于抵达桑给巴尔，上岸后，斯坦利即前去领事馆打听消息，后又到各阶层的人中间走访，始终未得到利文斯通的确切行踪。斯坦利开始寻找从原始森林中出来的人闲聊。一次，一位来自丛林的山民告诉斯坦利：“你是说利文斯通吗？那个有妖法的白种人？他早死了，我亲眼看见的，让山魔给扼死了。”另一次，一位老者对斯坦利说：“有这么一个白人，好象叫利文斯通，他在森林的那边，娶了那个部落的公主。他在那里就象一个皇帝那样活着。”对这些说法，斯坦利都不置可否。他要亲自找到利文斯通，来证实这些传言的真伪。

可此时，斯坦利摸摸口袋，只剩下80美元了。这些钱

够什么用的？回报社去取，这不现实，因相距遥远，且又缺乏快速的交通工具。就此罢休，这是斯坦利想都不愿想的事。怎么办？深思良久，他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

斯坦利来到美国领事馆，找到了领事先生。他对领事先生说了世人对利文斯通命运的关心，并陈述了利文斯通急需救援的充足理由。他向领事先生建议成立一支小型营救队，前往丛林深处营救利文斯通，并要求领事先生帮他筹集一些资金。经过一番游说，领事先生竟然被他说服了，答应帮助他筹款。

不久以后，一支由3名白人、31名桑给巴尔的武装自由民、153名脚夫、27头驮子和两匹马组成的小型营救队成立了，斯坦利成为这支营救队的队长。1871年3月21日，他们离开了海边小城巴加莫约，向丛林进发。

到了5月8日，他们开始攀登乌萨加勒山脉。山路崎岖，挡不住营救队的脚步。终于到达了乌戈戈，但没有利文斯通。他们又开始起程，披星戴月，长途跋涉，来到了一个从未听说过的地方。那里被称作“月亮之乡”，景色十分秀丽。但仍没有利文斯通的消息。这对斯坦利可说是一大打击。

斯坦利在原始丛林中垂头沉思，再往哪儿去寻找利文斯通？这儿的土著连利文斯通是谁都不知道。营救队的前进方向令人难以定夺。斯坦利开始翻阅随身携带的极有限的几份有关利文斯通的材料，但亦无所获。当他再次把眼光投向手中的材料时，眼光忽然被吸引住了。一份很简要的文字材料说，皇家地理学会曾要求利文斯通设法找到尼罗河的源头。尼罗河的源头便一直萦绕在斯坦利的脑际。何不就向尼罗河的源头前进？斯坦利暗暗定下了方向。于是，营救队又开始上路了。

艰难困苦不断地考验着斯坦利。在斯坦利路经的地方，两个部落之间发生了一场战争。斯坦利和他的营救队被作为一个部落的朋友而被另一个部落俘虏。俘虏生涯是令人心焦的，因为此时斯坦利无可作为，还因为斯坦利的营救

队被部落首领给解散了。好容易捱过了难熬的3个月，斯坦利终于被释。被释后斯坦利立即召集起早已零零落落的营救队，又踏上了前往坦噶尼喀湖的历程。

毫无希望的寻找，使营救队的队员们疲劳不堪，情绪低落。斯坦利不断鼓动着队员，但他自己也开始产生这样一种念头：这会不会是一次徒劳的寻找。

斯坦利和他的营救队终于到达了坦噶尼喀湖。这已经是当年的11月10日。旅途的劳累使营救队成员驻足休息。不多久，斯坦利看到一个穿白色长衬衣的高个子黑人急急地来到了他的面前，很有礼貌地向他鞠了一躬，说：“先生，早安。”

斯坦利感到他有些唐突，他疑惑不解地问：“你是什么人？”

“先生，我叫苏西，是利文斯通的佣人。”

“什么？利文斯通博士就在这座城里吗？”斯坦利的心简直要蹦出来了。

“是的，先生。”

斯坦利还想问别的问题，可这个黑人却很快离开了他向城里跑去，把营救队到达的消息告诉利文斯通。斯坦利向当地人打听后知道，那个城叫乌吉吉，是一个建立在湖泊边的定居点。斯坦利便立即带领队伍，向城里走去。

斯坦利和利文斯通的历史性会面，在斯坦利的报道中写得十分精采，斯坦利给《纽约先驱报》的第一篇长篇报道的高潮部分是这样的：

“我们终于进入了这座城镇。有成百上千的人围着我——在我看来，或许说数千人也不算夸张。这是一次盛大的凯旋游行。我们迈步，他们也跟着迈步。所有的眼睛都盯着我们。队伍终于停了下来；游行暂告一个段落；但我独自还得走几步。

“这是一群最受人尊敬的阿拉伯人；在我向前靠近时，我看见他们中间有一张白色的老年人的面孔。他头戴一顶镶金边的帽子，身着红色粗呢短茄克，不过没有注意他穿

什么裤子。我和他握手。我们都举起了帽子,接着我就说:

“你就是利文斯通博士吧?”

“他说,‘是的’。”

这篇描写斯坦利历经艰险找到利文斯通的长篇报道,是在那次历史性会面的半年以后,即1872年8月10日才见报,这是由于当时交通工具和新闻传输工具较为落后的缘故。

有趣的是《纽约先驱报》这篇震惊世界的独家新闻,在英国居然很少有人相信。因为很多人都认为利文斯通已不在人世。一位专家甚至还这样嘲弄说:“也许是利文斯通找到了斯坦利。”这种说法一时颇为嚣张。

基于此,《纽约先驱报》不久后又发表了斯坦利的连续报道,为这一次具有浪漫色彩的历史性会面增加了许多引人入胜的细节,连这位传教士身穿灰白粗花呢裤子这一细节也提到了。这些成功的描写具有强烈的艺术效果,公众开始从怀疑转变到倾向于相信《纽约先驱报》的报道了。

《纽约先驱报》接着刊登的利文斯通的一封信,最终打消了公众的疑虑,使斯坦利成了名副其实的英雄。在《纽约先驱报》头版显著位置通栏刊登的利文斯通的信件,是于1871年11月写于乌吉吉的,信中热情感谢了斯坦利和《纽约先驱报》的援助。信中还详细叙述了利文斯通是如何被一支打着美国国旗的商旅队找到的。这封写给老板贝内特的信,使他感到十分兴奋。

斯坦利于1872年3月14日离开了利文斯通。54天后,他到达了桑给巴尔。在那里,他给利文斯通派出了57个配备齐全、物资充裕的人,供他调遣。而此时,利文斯通又投身于他那个丛林之国的探险中去了。

自从找到利文斯通后,斯坦利名声大震。但他并未就此善罢干休,而是继续他的寻找并采访探险家的生涯。斯坦利又对在非洲进行冒险的一支英国小型探险队进行采访。此时,他得到了一个消息:利文斯通已于1873年4月去世。斯坦利心中萌发了担当利文斯通继承人的念头。



斯坦利匆匆赶到利文斯通原存的丛林之国，以《纽约先驱报》和伦敦《每日电讯报》代表的身份来从事非洲探险，继承了利文斯通的探险事业。在1874年至1877年3年内，他进入了南撒哈拉，探明了刚果河从源头到入海口的流程，并从东向西横穿了黑非洲。斯坦利本人也成了一位著名的探险家。后来，斯坦利还被选入了议会，封为爵士，很晚才结婚。

斯坦利组织探险队，在原始丛林中的冒险采访，在新闻史上颇为有名。一位评论家称他“扩大了国外报道的实质性内容”。斯坦利的采访经历，表现了一个记者对新闻事业的献身精神，以及不屈不挠的顽强意志。其中也凝聚了他所有的智慧和灵活变通的个性。这一些，都是一位优秀记者所必须具备的素质。斯坦利的采访方式，也给以后的新闻事业以很大的影响。不少记者都跟随斯坦利开创的采访之道，在冒险采访的活动中获得了成功。